

第三十五回 蓄謀殺祖

話說惠能以高深莫測的無相禪功，擊敗了東山寺前來劫奪衣鉢的十多個武僧。這些武僧們對惠能的智慧、品行非常的佩服，大多數人都省悟前非，返回東山去了。只有不非和不凡和尚仍是執迷不悟，怒氣未消，他們當即決定，要請江湖上的人物來幫助他們治死惠能，奪下衣鉢。兩個人悄悄嘀咕，不非和尚覺得不妥：「我說師弟，咱們請江湖道上的人恐怕不妥吧。雖然咱們也在江湖上待過，可現在咱們畢竟是出家人，請他們來幫殺人，是不是有失體面？」

「什麼體面不體面的，大丈夫做事，只講目的不論手段，不這樣做，能治死獍獠嗎？」「不過此事關係重大，咱們不能擅作主張，得馬上回寺院向秀上座請命。咱們得早點回去，免得時間一長，那獍獠隱遁起來，咱們不好尋找。」「好。」兩個人商議停當，飛身上馬，返回東山寺了。

東山寺下山來追趕惠能的那些武僧，有的被陳惠明支走，有的被使禪杖的老僧勸回，也有的被不非和不凡和尚給攔回去了。兩個人到了東山寺一看，五祖大師的後事已經操辦完畢。他們直接就來到神秀的寮房見神秀，說自己南追之事，說那惠能武功卓絕，世所罕見，居然空手對白刃，隻身一人就輕輕鬆鬆的讓他們大敗而歸。神秀一聽心中大喜：「原來如此，看來師父所見不差，那盧惠能將無相禪功臻入到如此高妙之境，其智慧、品行必然出眾。看來我宗衣法得人也，日後定能發揚光大！」

兩人一聽心裡一驚，心的話，這秀上座不但不惱恨，還反而稱讚盧惠能，稱讚五祖大師衣法付傳得人也，這事可要難辦。這兩個

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張飛拿耗子大眼瞪小眼兒。不凡和尚上前兩步，悄悄說道：「秀上座，我宗衣法南遁，若不及時追回，我東山寺恐怕就無法開宗演教了。那盧惠能再厲害，強中自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我們勝不了他，可有人能勝了他！只要秀上座您發句話，我們馬上去請那江湖上神祕人物追殺獠獠，奪下衣鉢。只要有衣鉢在東山，秀上座，您就是我宗的正傳六祖。」「住口！虧你還是個出家人，竟然說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來。盧惠能稟承我宗衣法，乃祖師親授，祖師既能付衣鉢心法於他，其人必有可付之德。我隨祖師多年，祖師視我如子，卻不能付衣鉢心法給我，我必有不可付之短。我若不知自修其短，反叫你們去勾結江湖黑道劫殺惠能，奪下衣鉢，篡得祖位，我還配做沙門釋子，五祖大師之徒嗎？你們都給我回寮房好好反省反省，以後誰也不准再去嶺南奪衣鉢，陷我神秀於不義。走！」「是。」。

神秀這番話太感人了，不怪五祖大師昔日很器重他，稱讚他道德學問高尚，神秀的確是僧中君子，法門龍象。如果當時沒有惠能應世，那衣鉢必屬神秀無疑，神秀必為禪宗正傳六祖。可他不但嫉妒惠能，反而還當眾稱讚，這樣的心量、品行真讓人敬佩！諺語說得好，「有道人人親，有德處處尊」，難怪他後來竟成為譽滿剎林的一代高僧，被譽為「兩京法主，三帝門師」，備受皇上的尊敬，萬民的敬仰，真是讓人敬佩之極。不瞞大家，我說此書的動力就源於惠能和神秀的智慧、品行。惠能以一個下下等的人，發揮出上上等的智慧，令我敬佩已極；神秀的高尚品德，更讓我感動不已。所以，我才撰寫並播講此書，希望收看此書的人們，能從惠能和神秀的身上，吸取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人格魅力。他們的舉止言行，時時都體現出一個學佛者的風範，處處都流露出人性的光輝。

不非和不凡和尚聽了神秀的一番話，唯唯諾諾退出寮房，悄悄

嘀咕：「師弟，怎麼辦？那秀上座他不讓咱們再追獼猴奪衣鉢，難道就這麼便宜那獼猴，那怎麼能行？」這不凡和尚自作聰明：「師兄，你想到哪裡去了！」

不凡他自作聰明把話講
叫一聲師兄莫急聽其詳
六祖之位誰不嚮往
秀上座哪能不願當
他若是真的不把衣鉢想
為何要深夜作偈在南廊
他這是顧及名譽和聲望
才如此惺惺作戲跟咱裝
不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量
可惜他執迷不悟貽笑大方

這不凡和尚自作聰明：「師兄，你想到哪裡去了？你想想，那秀上座他能不願意要衣鉢，當個正經的禪宗六祖嗎？他要真不願意，當初他幹嘛在南廊作偈，費那腦筋幹嘛？不過，他現在是咱們寺院裡身分最高的人，現在又被我們大家奉為新住持，他得顧及點體面，講點面子。咱們既然想出收拾獼猴的妙法，幹嘛瞻前顧後，管他秀上座願意不願意？只要咱們能奪下衣鉢，置獼猴於死地，秀上座也不會把咱們怎麼樣，大不了大罵咱們一頓哪不是。不過此事關係重大，咱們得想個萬全之策，必須要請到江湖上一流的高手，務必要那獼猴的性命，免除後患，這叫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懂嗎？」

這不凡和尚邪念一起，就把這古來一直給用錯的話他又給錯用上了。其實這兩句話，是崇尚寬宏大量的，應該說是「量小非君子，無度不丈夫」，這個度就是度量、心量。古來就有四大之說，「

太陽光大，父母恩大，君子量大，小人氣大」，這個量就是度量、心量。你沒有度量、沒有心量，你就不是君子，不是大丈夫，怎麼能是毒？因為毒和度這兩個字音相近，就被後人給傳錯了，以致今日這不凡和尚也給錯用上了。不凡和尚邪念一起，為了除掉惠能，他決定要花重金去請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四大天王之一的毒王聶申，來幫助他們除掉盧惠能。

在當時江湖中有擅用水、火、劍、毒的四大高手，江湖人稱「四大天王」，有四川的水王劉永，江西的劍王徐慶，山東的火王丁淹，浙江的毒王聶申。凡是號稱某種技藝之王的人，在他們所擅長方面那是絕對無人能敵的。這四個人各有一絕，他們雖然是不住一處，可是臭氣相投，交情莫逆，曾是八拜結交的異姓兄弟，自稱一損俱損，一榮俱榮。這四個人臭名遠播天下，沒有任何人敢去招惹他們，那是令人聞風喪膽的人物。他們年紀最大的是四川的水王劉永，年紀最小的是浙江的毒王聶申。他雖然是年紀最小的一個，卻是最狠毒的一個，他心高氣傲，手段毒辣，更令人毛骨悚然。他不但能配製各種奇毒之藥，而且還能借助各種媒介物來下毒，神不知鬼不覺的就能讓人死於非命。這四個人在江湖上令人聞風喪膽，沒有任何人敢去招擾他們。

他們從來不信天理，不講良心，就只認金錢，不管什麼人請他們殺人放火，只要多給錢他們就去幹。這不非、不凡和尚決定要請聶申來幫忙，不惜血本，看來他們是志在必得。這件事開始神秀還不知道，因為他們倆是悄悄行事的，後來那個使禪杖，在石拱橋畔勸不非和不凡那個老僧發現後，悄悄報知神秀。神秀一聽是大吃一驚，追之不及，不非、不凡早已下山了，神秀覺得自己無力回天，回寮房中痛惜不已。心想，看來此處不是我應留之地，我若留此更將多事，不如早早離去，免受羈絆。神秀打定主意，就於夜半三更

悄悄離開東山走了。次日清晨眾僧發現神秀離去，非常的感傷，有幾個老和尚也悄悄略事打點離開東山了。

單說惠能，與安克正一邊往前行走一邊心中暗想，心說，師父所見不差，這衣鉢果然是一大爭端。法本傳心，以心印心，何必要傳衣鉢來肇生殺機？師父說這衣鉢只傳到我為止，那麼也就是說這個殺身之禍只到我為止了，我的後世徒眾就只知求法，不再爭奪衣鉢，這很好。安克正得知惠能被追殺的真正原因之後，對惠能是更加的敬佩。兩個人走了一段路程就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。惠能尋路問津，直接就奔韶州曲江曹溪村。這個曹溪村是劉志略住的村子，因為當時惠能在蘄州跟劉志略結拜的時候，劉志略答應替他奉養老母。曹溪村也叫曹侯村，據說是後漢三國時期魏武侯曹操的故居，所以叫做曹侯村。為什麼叫曹溪村？因為它靠近一條叫曹溪的水源曹溪河，所以也叫曹溪村。惠能來此，一是想感謝義兄劉志略，二是想度化自己的老母，得道先度母以報母恩。惠能來到了曹溪村，向人詢問，找到了劉志略家，他來到劉志略家的大門外，注目一看，好一座深宅大院。

好一座威武氣派大宅院

坐落村莊正中間

占地足有十畝半

南北長來東西寬

院牆高大多好看

底鋪青石頂鑲磚

四周圍枝葉茂盛綠樹掩

清雅潔靜又壯觀

蒼松古柏列隊站

大門向陽開正南

銅鑲鐵裹門兩扇
漆光耀目明燦燦
青石台階似鏡面
台階之下鋪花磚
有一對石雕獅子門前站
嘴咬銅鈴眼瞪圓
門兩邊花圃精巧似圖案
花圃四周圍柵欄
迎門影壁光閃閃
斗大的金字寫上邊
「劉宅」兩個字筆力剛健
紅日映照耐人觀

惠能一看，劉志略這家宅是真闊氣，他往門口一站，就被守門的僕人發現了。這僕人急忙跑回去告訴劉志略，劉志略一聽欣喜若狂，終朝盼著弟兄相聚，可是今日的相聚卻引來凶險殺機。